

著名學文界世

記遊佛列格

記遊國獸記遊島飛

著特佛惠斯
譯寒易



格列佛遊記續集

(飛鳥遊記 獸國遊記)

Gulliver's Travels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二	角	分
原	著	者	J. Swift	
譯	述	者	易	寒
發	行	者	朱	炎
			啓	明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三
			二	八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67

小引

飛鳥遊記和獸國遊記是格列佛遊記 (Gulliver's Travels) 底一部份。格列佛遊記全書共分四部：第一部是小人國 (Lilliput) 第二部是大人國 (Brobdingnag) 第三第四部就是飛鳥和獸國兩遊記。格列佛遊記全書敘述一個水手遊歷的故事，非常有趣，諷刺的力透出在字裏行間，使讀者感到它並非祇是一種單純的幻想，卻有某種的根據，它正針對着現實的。

所以那是和一般的『從前有個國王……』式的平庸的童話有着不同的地方。小人看了會帶着驚異的眼光，大人看了卻給刺痛着感到一陣辛辣。

飛鳥遊記描寫着機械方式的可笑，某一種人的顛頂，統治機構的不合理；娓娓道來，絲絲入扣，無疑地，在這裏可以看出作者底苦悶的情緒，他原是有感而作的呢。當時十七世紀初葉，英國政治，極爲腐敗，言論非常不自由。作者斯威佛特 (Jonathan Swift) 骨鯁在喉，不得不吐，終於採取童話的方式，把真意寄寓在奇想的境界裏，但斯氏是消極的，他不滿現實，就規避着現實。獸國遊記表示了他竟然厭惡着人類起來了，他願和野獸同處，雖然在物質和文化生活上不及前者，但後者卻有着道德上的優越的地方，那是作者認爲值得稱頌之處。

獸國遊記同樣是極空想的作品，作者底激越之情是洋溢着的。

斯威佛特底作品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種反殖民地的思想底流露。他雖然沒有科學的觀點，（那時英國產業革命還未到來，所有的還祇是成長了的商業資本，它底發展正有賴於水手的探險。）但根據於人性的立場，唱出另外的一種調子，他在感覺上確是相當敏感的。

斯威佛特於一六六七年生於愛爾蘭的杜白林，他底父母是英格蘭人。斯氏在幼年時代非常窮苦。就學於杜白林大學。因願在政治上活動，就接近政治家頓伯，先後加入議會黨（Whigs）王黨（Tory）都鬱鬱不得志；後來就回到愛爾蘭去做牧師，死於一七四五年。

他晚年的生活更是慘苦得很。他厭恨着一切，什麼都缺乏了生之興趣。據說在他死前二年間，沒有說過一句話。

目次

飛島漫遊記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五
第三章	一
第四章	一五
第五章	一九
第六章	二四
第七章	二八
第八章	三一
第九章	三五
第十章	三八
第十一章	四四

獸國遊記

第一章	四七
第二章	五一
第三章	五六

第四章	六〇
第五章	六三
第六章	六九
第七章	七三
第八章	七八
第九章	八二
第十章	八六
第十一章	九一
第十二章	九七

第一章

提要 作者第三次航行，被海盜所擄，爲了一個荷蘭人底惡意，他到了一個小島，後來他再往臘普達（即飛鳥）。

我到家中未滿十天，威廉魯濱孫大尉就來探望我，他現任載重三百噸的船長，是康瓦爾人。從前我在開赴利帆的別隻船上充當外科醫生時，他是那船的船長，並且是船主人的一個。他待我比一般職員都厚，彷彿像親兄弟一樣。他得到了我回來的訊息，特來望我，我想大約我們和達了好久，不過一種普通朋友間的應酬罷了。但是他幾次來到我底家裏，說什麼他看見我底身體恢復了康健，非常欣慰，問我是否永久住在家中。在兩個月以內，他是預備航行到東印度去，最後一次，他很婉和而坦率地請我担任他船上的外科醫生，而且還有一個醫生和兩個助手歸我指揮，薪俸照平時加倍，同時因爲我底航海知識很豐富（至少也和他一樣），願意訂定任何條件，在指揮方面接受我底意見。

他還提出了許多優越的條件，我深信他是個極誠實的人，我不能拒絕他底邀請，因此使我忘懷了過去的不幸，游覽世界的慾願又重新燃燒起來。最大的困難是要徵求妻子底同意，然而她爲了自己底孩子們的利益起見，最後允許我了。

我們在一七零六年八月五日開船，一七零七年四月十一日到聖佐治堡，有幾個社員生病，我們就在那裏休息三星期，後來到了東京，船長決定在這裏逗留些時候，因爲他有許多要買的東西還沒辦齊，而我們帶來的貨物要販賣出去，也得好幾個月。他就買了一隻小艇，裝連着貨物（東京土人平時是這樣在隣近島嶼

做買賣，艇上用了十四個人，三個是土人，他委我做這艇上的主管，許我從事兩個月的貿易，他是在東京專負着責任。

我們開船後沒有三天，便遇到一次大風暴，我們被迫而偏北的東北方航行了五天，於是再朝東開；以後天氣才好，但吹着大的西風，第十天有兩隻盜船從後面追來，不一會便把我們追着了；小艇上裝的貨物實在太多了，所以走得極慢，真使我們沒有辦法。

兩隻盜船在同時間靠近了我們底小艇，他們在一個首領指揮之下很兇猛地闖進板面，他們見我們都伏地躺着（我命令船員這樣做），使用很粗的繩索把我們綁縛起來，派定一個人看守我們，他們都到小艇各部去搜尋東西。

我看見他們之中有個荷蘭人，彷彿很有權力似的，雖然他不是什麼盜船上的首領，他瞧着我們底容貌知道是英國人，便操着他們底言語對我們咕囉一番，立意要把我們背靠背地綁了，拋入海中。我能夠說着很好的荷蘭語，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的人，哀求着他爲了我們都是些基督教徒，而且都是一圈子裏混混的，請他到首領面前講個情，饒了我們罷。那知反而激起了他底憤怒，他向我們恐嚇着，並操着日本話（我猜想）高聲對他同黨說着，常用克維司生（卽基督教徒）這個字。

那最大的一隻海盜船的首領是一個日本人，他能夠說一點不完全的荷蘭話。他到我底面前，問了我幾句，我很恭敬地答覆了，他說我們不會死，我便對這個首領行了一個深度的鞠躬禮，再對着那個荷蘭人便說，這是很奇的一個異教徒，竟比我們底教友仁慈一點，但我立即懊悔不應該說這些話，他果然竭力要求那個首領把我拋入海中（因爲首領答應我不死，就是不拋入海），他們爭論了一會，決定使我受一種另外的

處罰，這比死刑更爲殘酷。他們把我底船員分作兩批載入了盜船。我底小艇則給海盜自己駕駛。他們又決定放我在一隻有帆槳的獨木舟中隨風漂泊。祇給我四天的糧食。那個做首領的日本人便很仁慈的再給我四天糧食，並且不准任何海盜追我。當我上那小舟的時候，那荷蘭人站立在甲板上，用他最刻薄的話來譏嘲我。大約在我們遇見海盜之前的一小時，據我觀察，我們是在北緯四十六度，經線一百八十三度之間。等我離開海盜稍遠的時候，我從衣袋中取出望遠鏡，在東南角發現幾個島嶼。我就張起了帆，順風向那最近的一個島嶼駛去。僅變更過一次航線，不到三小時就到達這島。島上都是岩石。我在那裏尋獲了許多鳥蛋，敲了火。燃着一些樹枝和乾海藻，把它烤熟着。因要節省我底糧食，所以晚飯沒有喫別的東西。我在一塊岩石的可避風雨的地方舖了些樹枝，就躺在上面過夜，睡得很舒適。

下一天我又向另一小島駛去，再依次到第三、第四個，有時我張帆有時也用槳。但是我可不要拿一些困苦的事來擾煩讀者，我祇須敘述在第五天到的最後一個島的情形就足夠了。這島在第一個島的偏南一些的東西角。

這出於我推測之外，那島居然很遠。航行五小時餘方才到了；我沿着這島繞了一周，才找到一個適當的上岸地方。這地方是個小溪，約有獨木舟三倍的寬度。島上石頭很多，混雜着好些青草和芬芳的植物。我拿出少些糧食喫了，把剩下的保藏在一個岩洞內。像這樣的岩洞在這裏有好幾個。我在岩石中找到很多的鳥蛋，拾了一大堆的枯草和乾藻，預備在下次烤炙這些鳥蛋（我身邊帶着火石、鋼錘、火柴、火鏡等東西）。我整夜躺在我放糧食的洞中。我用枯草和乾藻（本來當作燃料的）作爲眼床。思潮不停地在起伏着，以致我睡得不多。雖然我很覺得疲倦，我在沈想着，在這樣一個荒涼的島上，要保全自己底生命是如何的艱難。我底末

日是如何的悲慘！無力地躺着，思慮中充塞着失望，爬出了岩洞，天已亮了，我在岩石上溜墜一下，天氣是非常清明，太陽却很酷熱，使我不敢抬起頭來，忽然之間天色大變，但又和起雲的形象可不同。我掉回身來，瞧見在我和太陽之間有一個黑色的碩大的東西，正向我站着的小島這邊行進，大約離開地面有二哩之高，把太陽掩蔽了六七分鐘，而且感覺到氣候似乎比我在一座山的陰影之下還要涼快些，天色可又不怎樣陰暗。我靠了海水的反映，極清晰地見到那東西是個實體，它底底面是平坦光滑而有光的，它來到我站的地方更加逼近了。我站立離海面兩百碼高的岩石上，這碩大的黑東西離我還不到一哩，便漸漸降落，幾乎與我底高度相平行。我取出了袖珍望遠鏡，瞧見得很清楚，有許多人在那黑東西的邊緣上，上下地走動，那邊緣似乎是傾斜的，但我却不能辨別那些，人正在做着什麼事情。

愛生惡死是人底常情，這黑東西給我內心以極大的安慰，我希望這是我離開絕境的唯一救星。當我見這樣吊懸在空中的一個島，上面有人居住，他們能夠稱心如意地（彷彿是這樣）使它升高、降低或前進，我底驚駭真是讀者難於想像的。但是這現象這時不能用哲理來解釋清楚了，我急於要知道的却是它將往那一方面推進，因為它還在空中停了一會。不久，它靠近我更近了，我能望見它底邊緣上，隔些地方設有幾個階層的走廊和梯子，依次錯落地銜接着。幾個人在那最低的走廊上，握住很長的竿子在釣魚，還有許多人在旁邊瞧着。我對着那小島舉起了我底使帽（我底禮帽早已壞了）揮着我底手帕，盡力地大聲呼喊，於是抬起頭觀望着，我見那島的邊緣上聚集着一羣人，其中大部份我都瞧得極爲清楚。發現他們在指瞧着我，並相互談論着，雖然他們沒有回響給我，却很顯明地在對我注視。我還看見四、五個人走上梯子，登到島頂便不見了。我猜想這些人是去報信的，請命於有權力者來如何處理我底事情。

經過半小時光景，邊緣上的人數很多地增加了，那島又開始上昇，直到那最低的走廊昇到近百碼的高度，然後我和站着的地方平行移動，我在祈禱着，恭敬地和他們講話，但是沒有回音。那些立着最近的人們，從他們外表上看來，似乎是貴族。他們很熟識地望着我，大家還在議論着。最後裏面有一個操清明確致流利的土語在說話，音調很像意大利話。於是我用意大利話答覆，以爲這種音調至少能使他們愛聽。我們大家雖然不能理解，可是他們見我生存在這樣不幸的環境中，對於我底意思是不難明白的。

他們做着手勢叫我從岩石上下來，到海邊去。我照着他們底指示做了；這個飛鳥昇在適當的高度，邊緣正對着我底頭頂，他們從最低的走廊上放下一根繩子，繩端縛有一塊坐板，我把自己就繫在坐板上，他們拉着滑車吊了上去。

第二章

提要 騰普達入底脾氣和天性。他們底學術。皇帝和臣屬們。作者受歡迎的情形。人民在恐怖和不安的狀態中關於婦女的敘述。

我登上飛鳥以後，很多的人便圍着來瞧我，那些靠近我的人彷彿是些上等人士。他們萬分驚異地注視着我，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像他們那種奇怪的模樣、容貌及習俗，我倒是生平第一次看見的。他們底頭不向左邊歪斜，便朝右邊側轉；一隻眼睛朝裏面，另一隻是向天凸出。他們底外套上裝飾着日月星辰的記號，還夾雜着提琴、笛子、箏、篋喇叭、琵琶、琴箏及其他我們歐洲人未曾見過和聽過的許多樂器的圖形。他們底僕人有種奇怪的舉動，手裏拿着一根短杖，杖的端上繫着一個球，好像打禾的傢具，每個球是塊乾燥的

小水晶石做的（以後他們這般告訴我。）他們常常用這東西輕拍着人家底耳朵和嘴唇，我當時不能猜測這是什麼意思；這些人民底腦筋彷彿要如此才能引起思想，要是他們底發音和聽覺器官不受外力打動，就不能說話和別人聚會；因此那些富裕的人當雇用着一個打擊者（他們名之曰克蘭美洛）在一旁，這成爲他們底日常事務之一，他們沒有這個就不能出門訪友。當他們兩三個人聚在一處時，這打擊者就用他底球兒輕拍那個發言人底嘴唇，然後再敲着聽話人底右耳。打擊者跟着他主人走路的時候，真是很忙碌的，他常用球兒輕拍他主人底眼睛，因爲主人常常沉湎在深思中，以致很平常的危險都看不見，要不是陷跌懸崖之下或頭碰在柱子上，就和街上行人相撞或踐入溝壑之內。

他們引道我登上梯子到島的頂巔，到皇宮裏去，這裏我要告訴讀者，才會理解這些人民底舉動。當我們攀上島頂，他們幾次忘記引導我，讓我獨個兒走着，直等到他們底打擊者回復了他們底記憶力，因爲他們注視了我這外國人的容貌，正和不聽見村民（他們更是無頭腦的）的呼喊一樣地不理會着走路。

最後我們走進皇宮的大殿，我見那皇帝端坐在寶座上，貴臣們侍立在他底四周。寶座之前是一張大桌案，上面放着許多圓形和球體，和各式各樣的數學儀器。皇帝陛下很注意着我們，雖然我們與朝臣們進大殿時的喧聲很大。後來他忽然碰到一個什麼問題在那裏沉思，我們至少等候了一小時，他才把那個問題解決了。兩個青年御侍站在旁邊，手中都握着一個打擊器，他們看見皇上有了解開空，其中一個便輕拍他底嘴唇，另一個就敲着他底右耳，於是他如夢方醒地向我注視，伴我來的人將經過情形奏訴一遍（皇上早已得報）說罷，便有一個御侍到我身邊來，在我底右耳上輕拍一下，但是我做着手勢，表示不用那東西；後來我聽說當時皇上和朝臣們對於我底理解力，很有卑視的意思，據我所能猜想的皇上問我的幾個問題，我操着各種語

言回答，結果我們彼此都莫明其妙。這個皇帝善於優待來賓，簡直不讓於他底先皇。他下令引我到他的宮殿的一間別室中居住，並指定兩個侍人服侍我，侍人送來膳食，並有四位貴人奉陪，他們就是我先前看見侍立在皇帝一旁的。我們有六道菜，分兩次進呈。首先是一塊等邊三角形的羊腿，一片菱形的牛肉，與一個弧狀的布丁。其次是兩隻提琴式的鴨子，笛狀的香腸和簾形的布丁，和一塊筵筵樣的小牛腓利。侍人們把麵包切成圓錐形，圍柱形，平形四邊形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數學圖形。

我們進餐的時候，我鼓着勇氣指着一些物件問他們叫什麼，貴人們得到了打擊者底幫助，很有興趣地答覆我，希望着提高我對於認識他們偉大的力量的能力。要是我能和他們會談的話，我不久就能說着麵包湯水和我所要的東西底名字。

進了午膳，我底陪客告辭了。皇上派了一個人來，後面跟着打擊者。他帶來紙、筆、墨水和一些書籍，他做手勢告訴我，要他把他們底語言教我。我們坐了四小時，我作直行的寫下好些生字，每個字上都註了英文解釋。同時我還學習幾句短句，因為我底教師會對着他底僕人說要拿什麼東西，回轉，鞠躬，坐下，立起，站開等語。於是我就記錄了這些句子。他給我看一本書上面畫着太陽，星辰，月球，黃道，回歸線，南極圈，北極圈等圖形，還有一些平面和立體圖形的名字。他還教我各種樂器底名詞和圖樣，以及怎樣演奏的普通名詞。他去了之後，我就把這些生字和他底註釋按字母的先後排列起來。我對於語言本來有相當的天才的，這樣學習了幾天，我對於他們語言的內容就得到一個概念。

我叫這個國家是「飛鳥」或浮鳥，那是從原文「臘普達」意譯的，不過我可並不會研究過文字學。「臘普」的大義大概是指「高」而言。「昂達」意即「統治」。他們說「臘普達」是「臘普昂達」之誤。

我雖然不能證明這種解釋是否錯誤，却總覺得有些強詞奪理似的。我曾向他們學者們建議，「臘普達」似乎是一「臘普厄特」，「臘普」意即「海中太陽光線的波動」，「厄特」是「翅膀」，在這裏，我不想再多饒舌，讓聰明的讀者自己來決定罷。

照料我底人們，見我穿的衣服不像樣子了，這天便叫了一個裁縫來要替我做一套衣服。這裁縫度量身段的方法和我們歐洲大不相同。他首先用四分儀量一量我底高度，然後拿尺和圓規描劃我底全身，一載入他底冊子中，六天之內就把衣服製成了，做工真壞，一點樣子都沒有。因為他計算時弄錯了一個數目。在我看來，這種意外是極普通而不足為怪的。

我因為沒有衣服，加之小病，好久不會出門，於是我便在語言學上得到良好的進步；當我第二次進朝廷時，我就懂得皇帝講些什麼，並且能夠回答。皇上下令本島應向偏東的東北方推動，到樂嘉託的垂直點上去。那地有二百七十哩之遠，我們底旅程共計四天半。但我却一些也沒有感覺到這島是在空中推進。次日早晨十一點鐘，皇帝率領了他底子弟、朝臣及官員們，攜帶各種樂器，舉行音樂會，一次連續不中止奏演三小時。我真被他們鬧昏了，要不是我底教師告訴我，我簡直不能揣度他們底作用。他說，他們島上的人民最喜聽球體音樂，這種音樂是定期奏演的。現在朝臣們都在盡着他們底特長，在奏弄着他們底各種樂器。

我們到首都樂嘉託的旅程中，皇帝曾命令過在經過的城市和鄉村停留一些時候，可以接受人民的祈禱。他們放下幾根繫着重物的線索，地上的人就將祈禱文或請願書帶在線索的一端，像孩子們放風箏一般地升到飛鳥上去。有時候他們用滑車從地上吊起一點飲料和食物來。

他們底言語和數學、音樂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底數學知識給予我極大的幫助去研究他們底語言，

而且我對於音樂也並不是隔膜的。他們所想像的事物是些連續不斷的線形的拚合。例如他們稱讚一個婦女或其他動作的美麗。他們使用菱形圓形橢圓形及種種幾何學上的名詞來形容。或者引用着音樂上的術語。其餘恕不贅述。我在御廚房中看見有着各種數學和音樂的器具。他們摹仿這些器具的圖形來製成各種食品供奉陛下。

他們房屋建築得真不高明，牆壁是傾斜的，沒有一間成直角的屋子。這種缺點是由於他們忽視了實用幾何；他們蔑視着一切普通的法規和機械學。他們所遵循的教訓在工人們底能率上給予無限的束縛。使工人們常常錯誤。雖然他們在一張紙上很巧妙地應用着界尺和規矩。但在一般動作和生活情形的場合，我却從未看到過如此笨拙機械粗率的民族。他們除了數學和音樂以外，其他知識的概念却一些也沒有。他們是最低劣的思想者。他們善於發表奇奇怪怪的議論，然而正確的意見却是不多。他們不懂什麼叫做觀念，想像和發明。就是在他們底語言中，連表示這些思想的辭類都沒有。他們思想的中心僅偏促於兩門科學之間。

他們大部份特別是研究天文的人，都很信仰星相學。雖然他們還沒有公開地信仰着。我以為這些事情都沒有記載的價值。然而很使我欽佩的是他們底留心政治和時事。刻刻過問公務，批判國家大事，而且很熱心地討論着。一個政黨的整個意見。雖然我不能判別音樂數學有和一些類同之處。但我在歐洲確曾看到太多的數學家有着這樣的傾向。除非人們假定，因為小圓角度和大圓角度相等，所以統治世界和處置一個地球儀是相同的。可是我認為這種特性是由於人類本底普遍的缺憾，使我們對於那些沒有注意的事物發生種種妄想。很少能和學問或自然適應。

這些人總是很煩悶的。他們底思想上就沒有得到一分鐘的安寧過。而且他們煩悶的原因，在普通人看

起來是不成什麼問題的。他們過慮着天體的變化。例如，地球漸和太陽行近，經過若干時日要給太陽吸收或吞噓了去；或者地球總難避免碰到彗星的一劫，化為灰燼。他們又記算在三十二年之後，我們或許大家同歸於盡。因為他們用自己底學理來推算地球到了最後的階段的時候，他們預測它要有超過於燒紅的鐵的千倍的热量。太陽沒有了，彗星會放出一萬零十四哩遠的火光，要是地球經過距離彗星核或全個星球一萬哩的地方，就立刻變化變成灰燼。太陽光線假使不被什麼物質補償着它底每日的消耗，最後一定會整個耗盡，逐漸消滅。地球和受着陽光的其他的星球都要同時崩壞。

這些燃眉的危險他們最所恐懼，竟使他們食臥不安，毫無人生底滋味。他們在早晨遇見一個熟人，第一句寒暄就是關於太陽的安否，問着它如何西墜，如何起升和如何避免接近彗星的災害。他們像小孩子般喜歡聽講這些奇怪的可怖的故事，幾乎不敢睡眠。

這島上的婦女很是活潑的，她們輕視她們自己底丈夫，最喜歡生客，常有許多人從下面大陸上來，到這裏被優待着。婦女們揀選她們底愛人很容易，因為她底丈夫要思索一個問題常常在聚精會神着或試弄着儀器，而打擊不在旁邊時，情婦情郎竟可當面親狎。

我認爲這個島真是世界上絕好的佳境，然而他們底婦女們却認爲禁錮在這島上是很悲哀的；她們是豐衣足食，隨意做着任何事情，但她們渴望着下面的世界，要到首都去漫游，可是她們要是沒有皇帝底特殊的執照是不能夠實行的；這執照實在不容易得到，因為貴人們有着想從地上找回他們底妻子是件難事的經驗。我聽說，有一個皇家的貴婦嫁給首相，生了幾個孩子，這首相且是一國的首富，非常愛她，他們住在飛島上最富麗堂皇的華屋中。有一次她諉說身體不好，要到首都去休養，她就在那裏隱藏了幾個月，直到皇帝出

了。賤賤找尋，才在一家僻冷而不潔的飲食店裏覓得她，極爲狼狽，所有都給一個老醜的脚夫揮霍殆盡，而且每天都要打她就是他家裏的人，也一樣要欺侮她。她底丈夫却很仁慈地接她回去，沒有什麼囑咐，可是不久她又設計捲逃到她原來的情人那裏去，以後便音訊杳然。

讀者或者在想這是一個歐洲或英國的故事罷。實在婦女底浮動却並不限於什麼氣候和國家的，我們祇想像到她們都是這般浮動罷了。

不過一個月，我就精通了他們底言語，當我侍奉皇帝的時候，我已答覆他好些問題。他不問我經歷的許多國家底法律政府歷史宗教或風俗習慣，他祇和我講些數學問題，他對於我答覆他的，表示傲慢和冷淡，雖然他底打擊者在旁邊喚起他底注意力。

第二章

提要 現代哲學和天文學的一個現象解釋。臘普達人對於天文學的努力。皇帝鎮服叛亂的方法。我想和皇帝暫別去探視飛島的奇蹟，皇帝很有興地允准了，並且命令我底教師伴隨着。我急切要曉得有什麼技術或技能使這島行動，現在我要給讀者一個哲理的敘述。

這飛島是一個完整的圓體，直徑有七八三七碼，約四哩半，面積計一萬英畝，約三百碼厚。從地上仰視島底底面好像飛在空中的一塊平整的石頭。島底上是些礦物，再上去那是十呎至十二呎深的沃土。島底面都從邊緣到中央是天然傾斜的，在島底中部他們設着四個大蓄水池，每池周圍約半哩，位在離去島底中央二百碼的地方，落在島上的雨露都經過小溪流入池中，日間因日光的熱，把池中的水不斷蒸發着，所以不致犯